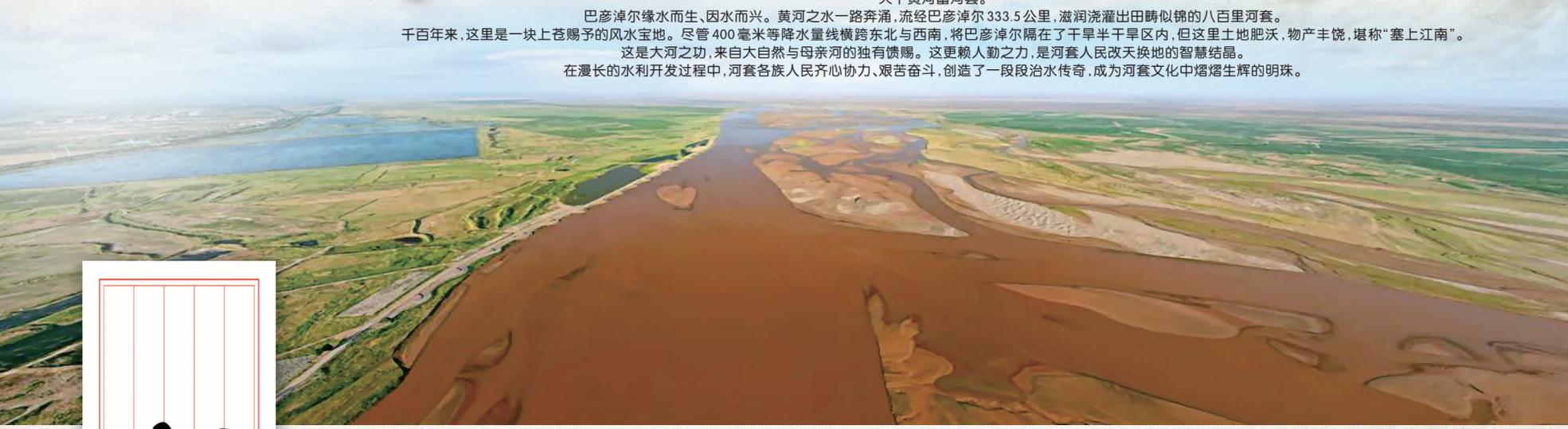


执行主编:丁燕 责任编辑:徐跃
版式策划:苏昊 制图:苏昊
2025年1月11日 星期六

河套水歌

HE TAO CHANG GE



天下黄河富河套。

巴彦淖尔缘水而生、因水而兴。黄河之水一路奔涌，流经巴彦淖尔333.5公里，滋润浇灌出田畴似锦的八百里河套。千百年来，这里是一块上苍赐予的风水宝地。尽管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横跨东北与西南，将巴彦淖尔隔在了干旱半干旱区内，但这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饶，堪称“塞上江南”。这是大河之功，来自大自然与母亲河的独有馈赠。这更赖人勤之力，是河套人民改天换地的智慧结晶。在漫长的水利开发过程中，河套各族人民齐心协力、艰苦奋斗，创造了一段段治水传奇，成为河套文化中熠熠生辉的明珠。

大河润泽 肇启农耕

大河润泽 肇启农耕

大河浩荡，造化浑成。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流而下，从宁夏青铜峡市的峡口自北而上，在磴口折而东流，到呼和浩特托克托县由峡谷南下，再到陕西府谷县的皇甫川口遇到大山，向东流回其原有轨迹上，在中国地图上写下一个大大的“几”字。

由于阴山阻挡，河床平缓，一路奔腾的黄河水在“几字弯”渐渐安静下来。黄河水裹挟着大量泥沙，在阴山以南地区迂回摆动，经年累月地淤积和冲刷，终于造就举世闻名的河套平原。

“由于水源丰富、土地肥沃，河套地区成为古代多个政权的必争之地。”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金松说。

公元前307年，赵武灵王经“胡服骑射”改革强大后，北破林胡、楼烦，河套地区纳入赵国疆域，一批内地移民从赵国中心区迁入这里从事农耕，并设置九原城（今乌拉特前旗）等城镇。

史料记载，秦始皇遣大将蒙恬北击匈奴，迁3万户开垦北假（今河套以北阴山以南的夹山带河地区），设置田官，营田垦殖。

西汉时期，汉武帝发动巨大民力，进行兴修水利和对匈奴作战的两大事业。水利促进农业，农业支持战争，汉武帝终于取得胜利，河套地区大规模的水利开发也大体始于此时。

公元前120年，汉武帝多次大规模移民实边，为开发农田水利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条件。《史记·河渠书》说，到了元封二年（公元前109年）之后，“用事者争言水利。朔方、西河、河西、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。”

《水经注》记载：“河水又北，有枝渠东出，谓之铜口，东经沃野故城南。”经专家考证，这条支渠为汉代开凿，所灌区域就位于今磴口县和杭锦旗境内。

《史记》又言：“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，往往通渠置田，官吏卒五六万人，稍蚕食，地接匈奴以北。”水利设施的兴修，让河套地区的农业盛极一时，昭君出塞和亲，所见河套一带“边城晏闭，牛马布野，三世无犬吠之警，黎庶无干戈之役”。

走进磴口县沙金套海苏木，放眼望去，黄沙漫漫，沙丘林立。谁也想不到，这里曾经在汉代呈现出“数世不见烟火之警，人民炽盛，牛马布野”的盛景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群众在此开挖渠道时发现了古代墓葬群。随后，中国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率队深入乌兰布和沙漠考察，并撰文称：“以汉代朔方郡的设置为线索，结合有关的历史文献加以考察，不难断定朔方郡西部临戎三城初建的时候，现在的乌兰布和北部一带地方，非但不见沙漠踪影，而且还成为汉族移民屯垦的重要地区。特别是到了西汉王朝最后的半个多世纪，朔方‘无复兵马之踪六十余年’。”

魏晋南北朝时，魏孝文帝“诏六镇、云中、河内及关内六郡，各修水田，通渠灌溉”。其时河套归属六镇之一的沃野镇管辖，据此可知当时河套已经修了不少渠道。

北魏还在各地设“都水使者”，后又“诏诸州镇有水田之处，各通灌溉，遣匠者所在指授”。多次颁发诏书督促各地官员兴修农田水利，并派专门人员具体指导，足见重视程度。

唐朝同样重视水利，史载河套地区开挖的灌溉渠道至少有3条：“有陵阳渠，建中三年（782）浚之以灌田，置屯，寻弃之。”“有威应、永清二渠，贞元中，刺史李景略开。”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和《黄河水利史述要》均指出，这3条渠在今五原县境内，其溉田数百顷至数千顷之多。

此后五代、辽、宋、夏、金、元时期，战乱纷争，渠系荒废，河套复为游牧地。农业、水利的兴衰，与国家的治乱紧密相连，于河套地区可见一斑。但得益于黄河恩泽，河套地区始终是一块富饶的风水宝地。

开渠引黄 泽被后世

清道光中期，随着乌兰布和沙漠不断东侵，黄河北支——乌加河的河床被黄沙截断，滚滚黄流顺势侵入南河，原来靠近鄂尔多斯高原的南支成了新干流，北支原干流成了一条内流河。

这次黄河改道，终于形成了有利的灌溉地形水系，看似坦荡的河套平原内部，实则隐藏着地理秘密：干流须在南缘流过，地形西南高东北低——只有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，才能引流灌溉。从此，河套地区近代水利开发开启序幕。

“百年地商，开渠拓荒；河神同春，青史彪炳。”黄河水利文化博物馆馆长的这句话，清晰描绘出近代地商开发水利的功绩，尤以王同春、杨满仓、杨米仓等为代表。

《绥远通志稿》载：“河套水利，至清同、光之际，后人所盛称开辟地，请悉水脉之王同春者，始至其地。而其先，已有川人郭敏修凿渠放地于斯土，又有甄玉、侯应魁及郑田、杨姓地商步伍于后，至光绪中年，遂有郑金、刚目、中和、永和、老郭、长胜、塔布、义和八大干渠，而以王同春所开之渠为著，其尽力独多也。”

《绥远通志稿》称王同春“每遇疑难渠工，俯而察，仰而思，面壁终夜，临河痴立。及豁然有悟，往往登高狂呼，临河踊跃，以为生平第一快事。”

“今天的河套平原水系，就是在王同春开渠基础上进行完善和丰富的。”原内蒙古河套灌区管理总局科技处处长刘永河介绍。

在杭锦旗三道桥镇米仓县旧址博物馆旁，一条百年老河——杨家河静静流淌，渠岸两侧绿树成荫，周围的农田里人影晃动，一年一度的秋浇工作开始了。

杨家河从历史中走来，一路风雨，跨进现代，肩负未来，步入新辉煌。

杨家是河套地区的水利世家，晚清至民国时期，杨家三代人历时30余年开挖杨家河，使得沿河“民以聚，千家烟火，万亩田歌，蓬勃向荣，遂有日新月异之势”，我国著名水利专家姚汉源先生也盛赞其“父子相代，亲友共营”。

1939年，傅作义的抗日大军进入河套后，杨家河正式由私有变为官营。为纪念杨家开渠功绩，绥远省政府决定用杨氏人名正式设县，是为米仓县（今杭锦旗旧称）。

时至今日，杨家河依然承担着64.45万亩耕地的灌溉任务。

勇战先民，挽滔滔洪波而从正。智哉前辈，惜涓涓清流以蕴灵。

事实上，除了各大地商，无数晋、陕、冀、鲁、豫等地的民众穿越长城关口，跨过滔滔黄河，不畏艰险，走向“口外”，开拓生息于长城脚下、黄河岸边、茫茫草原，他们也为河套水利开发作出了突出贡献。“宁波财经学院副教授刘勇介绍。
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河套灌区经历了不平凡的岁月。

包头、绥西、五原三大战役后，河套灌区水利设施破坏严重，军需民食陷入困境。傅作义提出“民养军，军助民，军民合作发展粮食生产”和“治军和治水并重”，军事水利成为河套灌区水利史上独放异彩的篇章。

这期间，兵工先后参加施工开挖复兴渠、黄杨接口工程，修整乌拉河与杨家河等大型工程，这些工程对十大干渠形成及未来灌区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《绥远河套治要》云：“凡渠有干渠，有支渠，有子渠，是以干统支，以支统子，方可势成一局”。可见当时已形成三级灌溉网，水利开发趋势已自发地转向灌区内部渠系的改善配套，渠系之多，灌域之大，实乃河套灌区之幸事。

盛世兴水 千年基业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各大干渠都是直接从黄河开口引水，导致“天旱引水难，水大流淹没，耕地年年变，荒草长满田”。

抗御水旱灾害，从根本上提高灌区灌排能力，成了河套人民心中的愿望。

1957年，国家出台河套灌区发展规划，计划修建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。自治区下达三盛公水利枢纽及总干渠工程的土方施工任务后，1958年11月，天寒地冻的黄河边、田野里，近3万河套儿女挥洒青春、汗水和热血，以改天换地的坚定信心和必胜勇气，凭借双手创造奇迹。

“当时施工机械极度匮乏，就连最基本的劳动工具——扁担、箩筐和铁锹都是群众自备。农村存粮严重短缺，干渠上的人们一整天只能吃上两顿土豆和白菜熬成的‘菜粥’，偶尔能吃上硬邦邦的窝窝头就算改善伙食。”97岁的临河区双河镇进步村村长张子才回忆。

“工地沿线没有住处，大家就用红柳条编成‘笆子’，站起来抹上泥，沿着土坝搭成简陋窝棚，但是根本无法御寒。”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文化处文化科科长赵志刚在复述那段历史时，依然热泪盈眶。

“泥水方最难挖，天寒地冻，大家的小腿全泡在冰水里，许多人落下了关节炎等病症。但艰苦的条件，反而更加激发了斗志，‘英雄担’‘老虎队’‘铁姑娘战斗队’……这些光荣的称号背后，是一段段感天动地的故事，是一曲曲气壮山河的乐章！”赵志刚说。

1961年，三盛公水利枢纽建成。粗略计算后，截流施工完成土方14万立方米、石方4000立方米，日工23万个，使用柴草322万公斤、铅丝4万公斤。1967年，总干渠全线竣工通车。10年间，累计完成土方量1977万立方米，其中1589.3万立方米均为人工开挖，占工程总土方量的80%以上，比一个西湖的蓄水量还要多。

引水问题得到彻底解决，但总排干又淤积严重，河套灌区处于有灌无排的境地，慢慢地，土地患上了“水臃病”。

1975年11月，扩建疏通总排干和十大干沟工程全线开工。15万河套儿女日夜奋战，仅仅3个多月，248公里的总排干全线贯通。

自此，黄河水通过总干渠在河套灌区实现了全灌域可控调节，旱涝保收的梦想变成现实。年均约46亿立方米的黄河水经由灌区10.36万条七级灌排渠（沟）道的接力输送，日夜滋养着河套大地。

今天，河套灌区又在信息化与智慧化的道路上奋勇向前。

在河套灌区水量信息化监测中心，50米长的数字墙上清晰地显示着河套灌区实时监控视频，多个采集点源源不断将水位、流量、气象等数据输送而来。

“我们在总干渠建设了各类信息采集设施256处，开发3个业务应用与管理子系统，实现了总干渠全线信息化建设目标，为总干渠管理调度决策提供了智慧支撑。”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信息化处处长白淼说。画面中，总干渠关键水量信息、总干渠各闸口当日平均流量等系列数据详尽清晰。

渠网纵横，诸业繁荣。一首灌溉，亚洲称雄。

从无坝引水到有坝引水，从有灌无排到灌排配套，从粗放式灌溉到节水型灌区建设，河套灌区华丽转身，成为亚洲最大的一首制自流灌区，成功入选《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》，灌溉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00万亩增加到1100多万亩。

2000多年来，河套水利开发史可歌可泣，河套人民引河水而利之，顺天时而用之，兴修水利的方式方法在实践中不断创新。

河套水利开发史也是一幅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长卷，一段段治水传奇，从中折射出的包容、开拓、创新精神，凝结着河套人民的勤劳智慧，为多彩的河套文化再添新姿。

“河套灌区灌溉工程是千年基业，花了很大功夫，也很值得。要继续完善提升，提高科学分水调度水平。同时要量入为出，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，尽可能调动社会力量参与。”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在耳畔响起，152万河套人民矢志不移，努力发扬千百年来流淌在中国人血液里的治水精神，新时代的河套儿女牢记嘱托、感恩奋进，继续为生生不息的黄河文化书写精彩绝伦的篇章。

河一套一文一化一大一型一全一煤一体一传一播一活一动

◎ 本报记者 薛来 薄金凤

